

今年端午节过后,有收藏圈朋友来访,说去年冬天青通河清淤,许多人在泥巴里寻找古钱币。他发现泥巴里还有古代瓷片,没人捡,乐得他一个人捡了许多。朋友说路边出示带来的十多块瓷片,有碗底有碗腹。根据瓷片上的青花纹饰,可以判定属于明清两代民间生活用瓷。由此,亦可想像青通河舟楫繁忙的往日时光。

从前的青通河是铜陵大通到青阳县的交通要道。河水深2至3米,河道九曲十八弯。从大通码头至青阳童埠港20多公里,乘船赶路,还可饱览沿途的青山绿水。河道除枯水期,一般情况可以航行20吨以下挂机船。过去,大通是长江天然良港。从大通登岸朝九华的信徒以及去青阳、徽州的客商,均走这条波澜不惊的水路。这条航道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还在走船。随着时代发展,终于被强势的现代交通所替代。

铜陵大通自清朝晚期开埠以后,英、美、日商船频繁出入大通江面。三北公司的汉申线班轮在大通和悦洲西江设港停靠;安庆至芜湖客轮每日在大通驻港过夜。至1930年代初,大通地区以和悦洲



「蛙鼓」声声敲浓夏

魏有花

进入夏天,一场雷雨过后,池塘里的蛙鸣便此起彼伏了。蛙声如鼓,叫出夏天的意向,敲出夏天的凉意。古代文人墨客似乎更加钟情于蛙鸣,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佳句。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宋代赵师秀的《约客》,梅雨时节家家户户都被烟雨笼罩着,长满青草的池塘边上,传来阵阵蛙声。“湖山胜处放翁家,槐柳阴中野径斜。水满有时观下鹭,草深无处不鸣蛙。箬龙已过头番笋,木笔犹开第一花。叹息老来交旧尽,睡来谁共午瓯茶。”宋代陆游的《幽居初夏》,湖光山色之地是我的家,槐柳树阴下小径幽幽。湖水满溢时白鹭翩翩飞舞,湖畔草长鸣蛙处处。

明代刘基的《五月十九日大雨》,更是写出了万蛙齐鸣的气势:“风驱急雨洒高城,云压轻雷殷地声。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疾风驱使着骤雨瞬间洒落高城,乌云密布,雷声滚滚,大地仿佛都在震动。一会兴云作雨的龙挟着雷电乌云离去,池塘水满,青草滴翠,万蛙齐鸣。

蛙鸣在古代文人的笔下,变得韵味十足,富有灵性,让人遐思。

宋代周密笔下的青蛙叫人爱怜,《野步》:“麦陇风来翠浪斜,草根肥水噪新蛙。羡他无事双蝴蝶,烂醉东风野草花。”和煦的风吹斜了麦陇的新稻,小青蛙在水洼草根处不停地叫着。

清代胤祺笔下的蛙鼓之趣,伴着茶香和书香,《夜坐》:“独坐幽园里,窗开竹影斜。稀闻更转漏,但听野鸣蛙。活活泉流水,溶溶月照沙。悠然怡静境,把卷待烹茶。”窗子打开,月光照入,洒下一片银光。竹影飘摇,野蛙的鼓鸣伴着夜风飘转进来。烛光微闪,取山泉水一壶,小火烹茶,只把书看。

宋代戴复古笔下的蛙鸣,透着淡淡的乡愁,《夜宿田家》:“笠笠相随走路歧,一春不换旧征衣。雨行山峻黄泥坂,夜扣田家白板扉。身在乱蛙声里睡,心从化蝶梦中归。乡书十寄九不达,天北天南雁自飞。”乡书难寄、久游思归的羁旅愁绪与长长短短的嘈杂蛙鸣,相映成景,愁绪满怀。

水乡江南的蛙鸣让人沉醉。唐代贾岛的《孟夏》:“江南孟夏天,慈竹笋如编。蜃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初夏时节,蛙声如管弦之乐,萦绕耳际,令人浮想联翩。

在宋代辛弃疾的眼里,蛙鸣是丰年的吉兆,《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皎洁的月光从树枝间掠过,惊飞了枝头喜鹊,清凉的晚风吹来仿佛听见了远处的蝉叫声。在稻花的香气里,耳边传来一阵阵青蛙的叫声,好像在讨论,说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

“稚圭伦鉴未精通,只把蛙声鼓吹同。君听月明人静夜,肯饶天籁与松风。”在古诗词里聆听蛙声如鼓,如闻天籁,更给人一份夏日的清凉。

为中心的商贸繁荣达到鼎盛。拥有大小商号1200余家,其中资本在3万元以上的100多家。大戏院4家,钱庄9家。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先后在和悦洲设立分行。与安庆、芜湖、蚌埠并称安徽四大

大通记忆

吕益华

商埠。

繁荣的背后依然是摆脱不掉的贫困。早年的和悦洲草棚屋多,火灾连年发生。相传清朝水师提督彭玉麟迷信风水,将洲上巷子的名字改作带“水”的偏旁。迷信归迷信,措施还得跟上。每天晚上进入宵禁时分,便有更夫击梆巡街:“小心火烛呐——谨防小人。芦席屋子不能挂灯,火球火钵子搁当中呐——”悠长的喊叫声在街巷里游荡,有节奏地循环。尽管如此防范,仍然未能阻止祝融光临。有两次极为惨烈的火灾被载入了文献。1924年农历十一月初三,大通和悦洲马家塘村失火。村里建筑基本是茅草顶木料墙,西北风猛烈,700余间民房火烧连营,一直烧到江边,火

光冲天。吓得长江班轮不敢靠岸,径直开走。再就是1931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三,和悦洲拐角湾发生火灾。火势顺着相临的街巷蔓延,迅速吞噬了万安楼旅馆、醉月轩酒家、云台大旅社、孔洪昌瓷烟公司、林汉芝鸭子馆、

钱和记米店、黄海清理发店、马记灯笼店、和悦洲机面店、大通茶馆……

凑巧我的书架上就放着一只孔洪昌商号经营的瓷罐。这是一只球形盖罐,一面粉彩绘画戏剧人物,另一面落款“壬申孟冬大通孔洪昌绘品”。瓷质洁白细腻,很明显产自景德镇。推测是孔洪昌商号委托景德镇成批加工的商品。值得注意的是,壬申孟冬正当1932年初冬。由此我们得知:孔洪昌店铺1931年冬季被大火烧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从损失惨重的境况中恢复经营。如此快速复苏的商业现象告诉我们,大通有着财力雄厚的金融渠道和得天独厚的商业繁荣环境。推测其他受损商号也不例外。

可是,人们没料到大通繁华的繁华最终毁在了侵略者的战火里。

1938年,日本侵略军进犯铜陵大通。守卫的川军实行“焦土抗战”,一把大火把和悦洲几乎烧光。大通也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从前,听家中长辈回忆,日军占领大通后,成立了“自治委员会”,会长姓胡,为日本人办事。老百姓只晓得进出大通要到胡会长那里办手续。街面上每天有个固定的日本兵巡视,名字叫“酒井”还是“竹井”,记不起来了。有天夜里,山头上打枪——就是天主堂钟楼那地方。大通老百姓叫那地方是“山头上”。当年日军司令部设在那里(日军一六师团一三〇旅团部驻地),日军的军需后勤仓库也在那里。天亮才听说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误入日军的警戒区,被子弹射中肚子。日军要口供,少年被抬到大通医院抢救,山头上还下来了日军军官,估计是新四军游击队干的。牺牲的少年可能是一位抗日英雄。到底什么身份,老百姓不敢打听。

新四军部队驻防铜陵期间,对日军进行200余次战斗,毙、伤日伪军将近千人。1945年8月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驻扎在安庆以下到铜陵县城等地的日军独立步兵第六旅团在铜陵大通集结投降。



滨江晚霞

林积才 摄

夏虫的翅膀

鲍安顺

夏虫有两种翅膀,飞翔的,或隐形生长着的。比如蝴蝶宝宝,飞蛾和蚕的幼虫,它们在青枝绿叶上爬行时,没有翅膀,也不能飞翔。幼年的蝉,也一样,虽有翅膀,却不能飞翔,那翅膀,稚嫩柔弱,在隐形地拔节生长。若梦幻,成了传奇。我感觉,弱不禁风,可是它们在翅膀长成时,飞翔指日可待,飞得自由,也飞得尽兴。

我爱蝴蝶,尤其是夏天的蝴蝶,它在如火燥热里飞翔,伴着蝉鸣、鸟叫,不甘寂寞地飞翔,让我黯然神伤,仿佛看到梁祝化蝶,翩翩飞翔,飞出感伤,也飞出相思,飞得丰沛情韵,若梦幻,成了传奇。我感觉,那是两只簇拥飞翔的蝴蝶,穿越世纪恋情,唱响亘古老歌,在花前月下,在蝴蝶泉边,在鲜花岭上,在它们曾经缠绵的誓言里,如影随形,如两月白色朦胧里的精灵,轻扇翅膀,撩起多情的火焰,人心的渴望。我想,那是化身成蝶的梦,也有两只翅膀,或神话,或爱情。

蚊子,是夏天最可怕的,堪称害虫,它嗡嗡叫着,飞来飞去,无休无止,侵扰于人。那蚊子,不是优美地飞翔,那飞翔的翅膀,发出的噪声,此起彼伏,让人心生煎熬。七星瓢虫,我在小学课本上读到它,它是被赞美的夏虫,在风里飞,在旷野上到处乱爬,在村庄里四处乱钻,身上还携有恶臭难闻的异味,连很多鸟儿也恐惧吃它,它们是让鸟儿敬而远之的可怕之虫。可是,它们长得小巧,生得玲珑,飞得急促,大多数瓢虫,是吃介壳虫、蚜虫等害虫的益虫,只有少数种类瓢虫,是害虫,比如十一星瓢虫和二十八星瓢虫。为

此我想,夏虫对于人类来说,它的“益与害”,也是两只隐形翅膀,生成在我们的需求中,渴望间,自然生态的理想梦幻里。

蜻蜓飞翔,知了飞窜,还有萤火虫忽明忽暗地划破夜空,我都被它们的飞翔所吸引。儿时,我用面粉揉成很粘的面团,粘在竹竿尖上,做成一个粘竿,或把竹竿头缠绕蜘蛛网,裹成一个乌七八糟的粘竿,这样就可以用粘竿,轻松地捕捉蜻蜓、知了、萤火虫了。我把蜻蜓油炸了吃,有时用细线拴住它的尾尖,将它像风筝一样放飞,听它呜呜地飞,像小鸟儿惊恐、小飞机一样乱窜。我把知了捏在手中,让它乱叫,把萤火虫装进了玻璃瓶中,在夜晚作灯,放在床头、桌上,或挂在屋梁之上。也可以提着萤火虫,出去走夜路,在角落里,在田坎上,在厕所间,那萤火虫的灯光,让我的脚步,也飞翔起来。后来我想,我让夏虫不能展翅飞翔,而我的快乐,却在尽情飞翔,是不是有点残忍,不地道,该受谴责。

斗蟋蟀是有趣的事,斗胜的蟋蟀乘胜追击,那败者惊恐地跳出来,慌不择路。我斗过两只有力量的蟋蟀,一只被咬死,一只断了须,折了腿,大有同室操戈、相煎太急的惨状。在斗蟋蟀时,我讨厌斗败者狼狽之相,欣赏那斗胜者振翅叫唤的姿态,像唱

着凯歌,如得胜还朝的将军,叫得猎猎生风,旌旗招摇。

成年的螳螂,张开翅膀的威武威仪,像瘦身却挥舞两把板斧的梁山好汉李逵,让人看了好笑。螳螂前肢像蟹螯,爪尖极其坚硬,中间一节臂骨,有斜斜密密的锯齿,能捕食,也能伤人。那前肢,平时收拢,用时伸展,或伸或收间,像个有道的拳师,在拳脚相加中,打着螳螂拳。它的羽翅,在翘起张开时,腹部上下挑动,发出织布一样的声音,让人听得有趣。

牛虻,拇指儿大,我小时候捕到它时,用一根草茎或细刺插进它的屁股,然后放飞它。也许因身体重了,它像超载车辆,飞得时沉时降,起起落落,非常艰难。可是,它飞翔中的叫声更响,嗡嗡声,像飞机划过,像冰裂声哗哗作响。多年后,我读到爱尔兰作家伏尼契夫人的小说《牛虻》后,我才体会到,自己当年顽劣的可悲。那篇小说中,革命者牛虻的形象,就像我所伤害的牛虻一样,对整个世发出疼痛至极的呐喊,哭诉。我想,是我的粗鲁残暴,让它有了飞翔的骂骂,抗争的拼搏,飞翔的呐喊。也就是说,我让它在疼痛中飞翔起来,拼命地去追求明天,寻找美好。为此我想起一句诗:生活像夏虫一样,有两只翅膀,一只叫美好,一只叫疼痛。

蒲团,于今,已然很少见到了,除非是偏远的乡村。但在从前,很长的时间内,蒲团却是寺庙、乡村人家的习常坐具,可以说是存在有之。

蒲团,是用蒲草、麦秸等编织而成的圆形垫子,大小不一,直径多在三四十公分,厚度则为五六公分间,属“软垫”,但却软硬适度,坐其上,极是舒适。同时,蒲团还可以隔潮、通气,尤其是夏天,多阴湿天气,坐于蒲团之上,既能很好地预防湿气上身;同时,因为通气,又不会久坐而生坐疮。

大部分蒲团,都是以材质裸性存在的,但有的蒲团,也会在材质的基础上,裹上一层麻布;讲究的人家,甚至于裹以丝绸之类,使之登大雅之堂。如此,一只蒲团,就不仅有了质料之美,还具备了形式之美。

寺庙中,蒲团是供僧人坐禅、跪拜时使用。而在民间,蒲团,就是一家常坐具也,而且,作为坐具,还历史悠久。

宋人·冯时行,有一首《蒲团》诗。

诗曰:“瘦骨何支离,老鹤惊晴霜。欹笠联溪浦,一榻风月堂。四序自鳞次,跼蹐贯炎凉。达官重锦茵,妙姬罗衣裳。寒士倚清秋,忧居涕浪浪。此君勿想留,我欲坐相忘。”

冯时行,借“蒲团”,诉说自己生活的清苦,未免丧失了“蒲团”自然的风雅,真是有些煞风景。好在,最后一句“我欲坐相忘”,还算豁达,遗憾的,却只是一种无奈下的豁达,故而,格局上,就总是局促了,露出一份落魄的穷酸气。

相较之下,生活于金末元初的元好问,就不同了。

元好问,有一首《鹧鸪天》词,词曰:“抛却浮名恰到闲。却因猥懒得颠颠。从教道士夸悬解,未信禅和会热谩。山院静,草堂宽,一壶浊酒两蒲团。题诗寄与王夫子,乘兴时

来看药圃。”

抛却浮名,人却懒散,居然懒散至“颠颠”,但此等散漫、无拘的生活、性格,却也可爱。不曾想到的是,本该清静自修的道士们,却在夸夸其谈,大谈“悬解”,“解除束缚,使人了悟”,本是好事,竟至“热谩”(空泛、无稽之谈),就未免使人恼烦了。于是,作者就想“山院静,草堂宽,一壶浊酒两蒲团”了。这便是境界,闹中取静,坐在舒适的蒲团上,“两人对酌山花开”,通透、豁达、朗澈,适其所适的同时,也真是蒲团的解人了。

同样是一只蒲团,却传达出两种不同的生命境界。

夏日炎炎,蒲团纳凉,更是别有一番风趣。

蒲团纳凉,年轻人少,老人多,尤其是农家老妮们。盘腿一坐,一坐就是大半天。坐于大门口,做针线活儿;坐于胡同口,闲话家常,是一种现象,更是一道风景。

夏日中午,也许是老妇们睡眠少了,总会见到她们一帮一伙的,各自携一蒲团,团坐于树荫下,纳凉。喁喁私语,甚至于朗朗大笑,满头白发,则仿佛白莲盛开,坐于蒲团上的每一位老妇人,好似都成为了一位女菩萨。

活灵活现彰显出一份世俗的美好,岁月的静好。

读清人黄图珖《看山阁闲笔》一书,其中,谈及读书之所“宜”,之一是“宜云窝”,文曰:“蒲团一个,安顿于烟霞之最深处,出金经静诵数过,不觉白云一片,迷我去路也。”

读书,坐蒲团,读书间歇,蓦然举首,眼前白云一片,一片……

人在白云间,那读书人——简直就是逸人,就是神人了——那读书人,就是一位坐于蒲团上的“云中仙”。

浪漫如此,真是有一种诗情画意之美啊。

大饼油条

杨勤华

中国人的早餐最丰富,有煮的,有蒸的,有煎的,有烤的,有油炸的……简直不胜枚举,如果仔细琢磨一下,感觉身为中国人挺有口福的,也很有民族自豪感的。

大饼油条是最普通的早餐,文雅一点可称之为“早点”,许多人都喜欢吃。通常,油条摊同大饼摊都相邻,在这家买几块刚出炉的大饼,再去隔壁那家买几根现炸的油条,将油条裹在大饼里,趁着热吃,香酥脆俱全,口感特别好。倘若带回家吃,时间长了,那大饼和油条稍微有点绵,口感就差一点,但也还不错。有的人喜欢泡上一杯茶,就着大饼油条,一口茶,一口大饼油条,吃得有滋有味,末了用餐巾纸将嘴一抹,脸上便展开了舒坦,肚子自然也饱了,直到中午都不觉得饿。

对于大饼油条的钟爱,是不分男女和老少的,也不分贵贱和高低的。在菜市场,有一个姐夫和舅哥开的大饼油条店,姐夫炸油条,妻弟做大饼,配合默契,生意非常好。双休日里,我经常光顾,因为口音接近,他们便称我为“老乡”。姐夫炸的油条是传统炸法,老面发酵,菜油人深底锅,这样炸出来的油条不仅焦黄,而且脆而硬,是典型的传统好味道;妻弟制作的大饼有两种,也是老面发酵,一种是长方形松厚透香的那种,还有一种是椭圆形比较薄面上洒满芝麻的那一种,味道都很传统好吃。

有一个双休日,我到菜市场去得迟,见一男孩和一女孩站在大饼油条摊前,男孩说要去吃牛肉面,女孩坚持说要吃大饼油条。后来一人一个大饼油条,女孩吃得矜持,男孩吃得狼吞虎咽。我们一旁的人看了都想笑,女孩摆摆手,有些害羞地道“我打小就爱吃大饼油条”,又指着男孩问“好吃么?”。男孩一边抹着嘴一边将最后一口大饼油条咽下肚,回答道“真好吃。”

其实,大饼油条于有些人来说还是不屑一顾的,特别是那些吃时尚玩意的年轻人,可能认为有点“土”,这也可以理解。但是,大凡真正品尝

后,还是会说“好”的,这就是传统食品的魅力。由此,不由得让我联想起了文学名著来,《西游记》《水浒传》似乎就有点像大饼油条,它们从本质上说就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有趣故事,数百年来却让人们津津乐道,至今它们依然魅力无穷,这就是名著。那么,大饼油条不也是如此么,它们本质上可不就是人们填饱肚子的普通食品,可是又总能让人吃出好味道来,不也算是名食么?!

我老家的一位哥们因为身体原因,一直忌口,前不久,他打电话告诉我,特别想吃大饼油条,那一天早晨,他买了两根油条和一块大饼,泡了一杯茶,美美地吃了一顿,让他特别开心和舒畅。他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忌口这么多年,这样不能吃,那样要少吃,哥们说自己有时候恨不能豁出去了。好在哥们还是很有毅力的人,对于医生的话执行得很到位,不过,这一次,他说自己真的什么都不在乎了,就是抵不过大饼油条那日思夜想的滋味。好在,吃后也没有发生指标异常的状况。

我的另一位好友,听了我对这位哥们想吃大饼油条的故事后,有一个双休日的早晨,居然也发来一则短信,说自己此时好想吃大饼油条。据我所知,朋友是不属于这类老式食品的。后来,朋友去吃了后,又告诉我“朴实的味道就是好!”

对于大饼油条,我是喜欢吃的,但也谈不上特别钟爱,隔一段时间吃,总还是能够吃出它的勾引我味觉的瘾来,让我常常想着它。倘若每天都吃,我可能也会有些生厌。如此说来,这大饼油条也不及名著那般吸引入吧。

不过,大饼油条确实是绝配,同样是面食,一个是高温烘烤,一个是烈油炸制,它们各自都可单独为人们喜欢的朴素的美食,而将它们归合到一起再来食用,才有了登峰造极的味道,变成了一加一大于二,形成了新的朴素无华的美食,这就是绝妙。那个第一个将大饼油条融合到一起的人,肯定是个懂得享受的美食家吧。

我曾见一位中年男子,一口啤酒,一口大饼油条,吃得很陶醉,令人羡慕。这又是大饼油条新吃法的延伸吧。

